

書叢小科百

主 後 李

著 深 蔭 楊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

(94203.1)

百
科
小叢書
李後主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
者
楊
蔭
深

主
編
人
兼
王
雲
五

上海河南路

印
刷
所
商
務
印
書
館

上海河南路

發
行
所
商
務
印
書
館
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序

少時讀人家一篇小說，中間引用了一首李後主的詞——浪淘沙，就諷誦再四，愛不忍釋。可是當時想單獨買一本李後主的詞集是很不容易。直到後來到了上海求學，從書局裏買了一本李後主詞，纔得暢讀後主的作品了。從此我更認識後主天才的偉大，作品的高貴。以後又陸續買得幾部十國春秋南唐書一類的史書，於是又詳細的明白了後主可歌可泣的身世。因此很想替他寫一本評傳的東西出來，因為像他這樣一個偉大的作家，來做這一番工作，實在是很值得的。可是人事的阻礙，遲遲復遲遲，一直到现在，我方纔把牠弄了一些出來。但這當然仍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評傳，只是把他的身世和作品略略加以一番整理而已。有許多不對的地方，還請讀者有以指教，這是著者唯一的希望。

著者於上海二十四年四月。

目次

上編 可歌可泣的身世……………一

- 一 李後主的先世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李後主的少年……………三
- 三 李後主的卽位……………四
- 四 昭惠周后的死……………五
- 五 小周后的繼立……………七
- 六 南唐國勢的日蹙……………八
- 七 南唐的滅亡……………一〇
- 八 李後主的被害……………一五
- 九 李後主的性格……………一九

附錄 李後主的年譜·····	二二三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下編 綺麗哀感的作品·····	二二三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第一時期的詞·····	三三五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第二時期的詞·····	三八
---------------	----

三 第三時期的詞·····	四〇
---------------	----

附錄 李後主的作品·····	四六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詞四十五首·····	四六
--------------	----

二 詩十七首·····	五五
-------------	----

三 雜文八篇·····	六一
-------------	----

李後主

上編 可歌可泣的身世

一 李後主的先世

李後主初名從嘉，後改名煜，字重光，本徐州人。（徐鉉吳王墓誌作隴西人。）他的父親璟，本名景通，（後又避周信祖諱，改名景）字伯玉，史稱元宗。祖父昇，字正倫，史稱烈祖，乃五代時南唐的開國帝君。昇以唐僖宗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，故小字彭奴。父名榮。陸游南唐書烈祖本紀說昇爲「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。恪生超，早卒。超生志，仕爲徐州判司，卒官，因家焉。志生榮，榮性謹厚，喜從浮屠，多晦跡精舍，時號李道君者。」是後主蓋爲唐憲宗的後裔。此外龍衮的江南野史，陳霆的唐餘紀傳，也均作如此說。馬令的南唐書，則只云：「先主姓李，唐宗室裔也。」未言何王後。周世

宗實錄與薛居正舊五代史，則更稱昇爲唐元宗第六子永王璘後。歐陽修新五代史及吳任臣十國春秋均未說及他的先世，只云：「世本微賤」，是否認昇爲唐之宗室了。吳越備史亦云：「李昇本潘氏，湖州安吉人，以識言東海鯉魚飛上天，故冒李氏以應識。」劉恕的十國紀年也云：「昇復姓，附會祖宗，故非唐後。」是均直認昇之姓李，完全附會而來。

原來昇於六歲而孤，遇亂，伯父球攜他至於濠州。不久他的母親劉氏也死，遂託迹於濠之開元寺。唐昭宗乾寧二年，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攻濠州，得昇，奇他的容貌，遂收爲養子。但行密的長子渥，頗不願以昇爲兄弟，行密乃給大將徐溫寄養，並說：「是兒狀貌非常，吾度渥等終不能容，故以乞汝。」因此昇遂冒姓爲徐，而名知誥。後又改名爲誥。及卽帝位，於昇元三年（九三九）始復姓李，改名爲昇。惟馬令南唐書作昇元二年。因追尊高祖格爲定宗，孝靜皇帝，曾祖超爲成宗，孝平皇帝，祖志爲惠宗，孝安皇帝，父榮爲慶宗，孝德皇帝。先時江南有童謠云：「東海鯉魚飛上天，」鯉者李也，東海徐之望也，蓋言李氏起自徐氏而爲君，至是遂驗。又是時江西楊花爲李，臨川李樹生連理，人均以爲是還宗之兆，（均見十國春秋烈祖本紀）這些都足使後人懷疑昇之姓李，有附會之嫌疑的。他之所以想

姓李，無非爲買服民心鞏固帝業而已。

二 李後主的少年

李後主適生於烈祖昇元元年（九三七）爲元宗第六子。母曰光穆皇后鍾氏。有五兄四弟，長兄弘冀卽文獻太子，次兄弘茂，三四五兄，均不知其名，大約幼年卽亡故了。大弟從善，二弟從益，（一作從鑑）三弟從謙，四弟從信。後主生有奇表，廣額，豐頰，駢齒，一目重瞳子。因此文獻太子很可惡他，他惟覃思經籍而已。初封爲安定郡公，後徙鄭王。保大十二年（九五四）年十八歲，與周氏娥皇結婚。周氏爲司徒宗的女兒，時年十九，長後主一歲。兩人愛情彌篤，那時後主爲她寫了許多詩詞。

周世宗顯德六年（九五九）那時南唐已去帝號，稱國主，奉周正朔。文獻太子於其年薨，其餘諸兄也早已亡故，因此後主得以次封爲吳王，並以尚書令知政事，居於東宮。過了二年，爲宋太祖建隆二年（九六一）二月，元宗遷於南都（卽豫章）因立後主爲太子，留金陵監國。時後主已二十五歲了。

三 李後主的卽位

李後主既以太子留金陵監國，乃以嚴續、殷崇義兩人輔之，並以張洎主箋奏。及夏六月，元宗晏駕於南都，遂以七月二十九日（見五國故事）襲位於金陵，並更名爲煜。於是大赦境內，尊母鍾氏爲聖尊后（因后父名秦章，故不稱太后）。立妃周氏爲國后。徙信王景昺爲江王，鄧王從善爲韓王，留守南都。封弟從益爲鄧王，從謙爲宜春王，從信爲文陽郡公，楚定王子從度爲昭平郡公。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，每日二員待制於內殿。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，同平章事，餘均進位有差。並遣中書侍郎馮延魯至宋貢金器二千兩，銀器二萬兩，紗羅繪綵三萬匹，奉表陳紹襲之意，凡奉朔稱號等禮，悉遵周舊。其表如下：

臣本於諸子，實愧非才。自出膠庠，心疎利祿。被父兄之蔭育，樂日月以優游。思追巢、許之餘塵，遠慕夷齊之高義。既傾懇悃，上告先君。固非虛詞，人多知者。徒以伯仲繼沒，次第推遷。先世謂臣克習義方，既長且嫡，俾司國事，遽易年華。及乎暫赴豫章，留居建業，正儲副之位，分監撫之權，懼弗克

堪，常深自勵。不謂奄丁艱罰，遂玷纘承，因顧肯堂，不敢滅性。然念先世君臨江表，垂二十年，中間務在倦勤，將思釋負。臣亡兄文獻太子弘翼，將從內禪，已決宿心，而世宗敦勸既深，議言因息。及陛下顯膺帝籙，彌篤睿情。方誓子孫仰酬臨照，則臣向於脫屣，亦匪邀名。既嗣宗祔，敢忘負荷？惟堅臣節，上奉天朝。若曰：稍易初心，輒萌異志，豈獨不遵於祖禰，實當受譴於神明。方主一國之生靈，遐賴九天之覆燾。況陛下懷柔義廣，煦謳仁深，必假清光，更逾曩日。遠憑帝力，下撫舊邦，克獲晏安，得從康泰。然所慮者，吳越國鄰於敵土，近似深讎，猶恐輒向封疆，或生紛擾。臣卽自嚴部曲，終不先有侵漁，免結釁嫌，撓干旒扆。仍慮巧肆如簧之舌，仰成投杼之疑，曲構異端，潛行詭道。願迴鑒燭，顯諭是非。庶使遠臣，得安危懇。

宋太祖賜詔答之，自是始降詔而不名。其年十月，宋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。起先元宗雖臣於周，惟去帝號，其他仍用王者之禮，至是後主始易紫袍見使者，至使者退後，方如初服。

四 昭惠周后的死

李後主既與周后結婚，愛情彌篤，即位之後，更寵嬖專房。周后不但貌可稱爲「國色」，而且才通書史，且善歌舞，尤工於琵琶。嘗在元宗前彈奏，元宗歎她工善，卽以最寶貴的燒槽琵琶賜之，既冊立爲國后，乃創爲高髻織裳，及首翹鬟朵之妝，當時人皆效之。又善於詞曲，嘗在雪夜與後主酣飲，舉杯請後主起舞。後主說：「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。」周后卽命牋綴譜，喉無滯音，筆無停思，頃刻之間，卽成邀醉舞破一闋。又有恨來遲破，亦爲周后所製。故唐時有霓裳羽衣諸曲，至是亂離之後，不復再傳。周后得殘譜，用琵琶奏之，於是開元，天寶之遺音，復得傳於世間。後主本好音律，因此朝暮相從，頗廢政事。可是好景不常，周后竟以病聞。後主更爲旦夕視疾，藥非親嘗不進。甚至服不解體，累夕如是。偏巧那時她的少子仲宣，年甫四歲，聰穎異常，周后特爲暱愛。一日戲於佛像前面，有大琉璃燈爲貓所觸，墮於地上，劃然作聲。仲宣因驚癘得疾，竟至夭亡。周后聽知這個凶耗，哀號顛仆，病遂增劇。及疾革時，謂後主道：「婢子多幸，託質君門，竊冒華寵，凡十載矣。女子之榮，莫過於此，所不足者，子殤身歿，無以報德。」遂取元宗所賜琵琶，及平時約臂玉環，爲後主別。又作書請薄葬。過了三日，沐浴粧澤，自內含玉，遂殯於瑤光殿的西室。時宋太祖乾德二年（九六四）十一月甲戌也，年二十九。或謂周后

寢疾之時，小周后（周后妹）已入宮中。周后偶褰幔見之，驚問：「汝何日來？」小周后尙幼，不知嫌疑，坦然對道：「既數日矣。」周后頗爲悲怒，因此至死，面不外向。其實後主既愛其姊，亦愛其妹，這在他的詞中，都可以見到的。

周后既死，明年，後主爲葬於懿陵，諡曰昭惠。哀苦傷神，扶杖方起。並自製誄辭，刻之於石。（其辭見後）。

五 小周后的繼立

周后既死的第二年，尊聖后鍾氏亦死，後主以居喪故，尙未娶后。宋太祖開寶元年（九六八）始議立小周后爲繼室。其實後主與小周后早有了來往。試讀他所作的詞，有云：「衩襪步香階，手提金縷鞋，」就是一個明證。所以他之納后，不過成禮而已。

小周后既成婚後，後主寵愛更甚。嘗於羣花中作一小亭，罩以紅羅，押以玳牙，雕鏤華麗，僅容二人可坐。每與小周后酣飲其間，調笑以爲樂。又於小周后所居的柔儀殿，另設太古容華鼎，金鳳口，

諸香器，都是金玉所製，璀璨奪目。每日有主香宮女，爲之焚香，於香煙繚繞之中，令小周后歌舞其間，其鍾愛情形可想而知。

六 南唐國勢的日蹙

南唐自周正朔後，國勢本日漸蹙弱，名爲獨立，實際只是一個保護國而已。至是尊事宋室，日處卑屈境地。宋太祖開寶四年（九七一）宋已滅南漢，屯兵於漢陽。後主大懼，乃遣太尉中書令韓王從善朝貢，稱江南國主，並請罷詔書不名，太祖許之。第二年，下令貶損儀制，改詔爲教，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，（一作內侍府）尚書省爲司會府，御史臺爲司憲府，翰林院爲文館，（一作藝文院）樞密院爲光政院，大理寺爲詳刑院，客省爲延賓院。官號亦從易改，以避中朝。其初金陵宮闕，皆設鴟吻，元宗雖臣於周，猶如故制。至乾德後，遇中朝使至去之，使還復設，至是遂盡去。不復再用。並降封子弟，封王者爲公。從善南楚國公，從益江國公，從謙鄂國公。

開寶六年（九七三）內史舍人潘佑，見南唐國勢日削，用事者多充位無所爲，乃憤切上疏，極

論時政，終不見用，最後佑復上疏，有云：

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臣乃者繼上表章，凡數萬言，詞窮理盡，忠邪洞分。陛下力蔽姦邪，曲容諂僞，遂使家國惜惜，如日將暮。古有桀紂孫皓者，破國亡家，自己而作，尙爲千古所笑。今陛下取則姦回，敗亂國家，不及桀紂孫皓遠矣。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，事亡國之主。陛下必以臣爲罪，則請賜誅戮，以謝中外……

詞既過切，張洎又從旁擠之，後主遂發怒。以潘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，佑的狂直，多由平所激，而平那時又以建白告民籍，爲衆所排，乃先收平屬吏治罪，併使收佑，佑遂自剄。後來平也縊死於獄中。等到國亡之後，後主也頗悔殺這兩人的。

開寶七年秋（九七四）宋遣閤門使梁迥來使，從容言道：「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，國主宜往助祭。」後主不答。九月宋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，持詔來道：「朕將以仲冬有事圓邱，思與卿同閱犧牲。」且諭以將出軍師，宜早入朝之意。後主仍辭以疾，且道：「臣事大朝，冀全宗祀，不意如是，今有死而已。」那時宋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，率師先出江陵。宣徽南院使曹彬，侍衛馬軍都虞侯李漢瓊

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。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，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，湖江東上，閣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，與國信使李穆同行。這樣一來，後主當然起了恐慌，連忙遣江國公從益貢帛二十萬疋，白金二十萬斤，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宴帛萬疋，錢五百萬。一面築城聚糧。大爲守備。閏十月，宋師已由荊湖直趨池州。池州主將戈彥棄城逃走，遂被宋師所據。後主聞知，知事不可爲，卽下令戒嚴，去開寶紀年，但稱爲甲戌歲。從此宋師兼程南下，南唐也不願臣事於宋，卒至滅亡。

七 南唐的滅亡

宋師既佔池州，接着又陷蕪湖。時吳越亦大舉進犯，後主遣吳越王書，有云：「今日無我，明日豈有君？一旦今天子易地賞功，王亦大梁一布衣耳。」吳越王表其書於宋，宋師再進兵至采石磯，破兵二萬人，擒龍驤都虞候楊收，獲馬三百匹，皆爲前時宋所歲賜的。自采石磯作浮橋成，遂得長驅渡江，直至金陵。關於浮橋的作成，十國春秋有下段的記載：

先是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，詣宋闕獻策，請造浮梁以濟師。宋遣高品石金振往荊湖造

黃黑龍船數千艘，又以大艦載巨竹，自荊渚而下。及命曹彬等出師，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。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，乃先試石牌口，移置采石，三日而成。

那時後主聞知這個消息，以問侍臣張洎。張洎對道：「載籍以來，長江無爲梁之事。」後主也以爲這不過是兒戲，不之注意。況每歲春夏，大江必暴漲起來，謂之黃花水，那裏得以浮渡過來。

但事有出人意料之外。宋師渡江，竟如履平地一樣。黃花水到那時也縮退了，毫不足慮。既至金陵，屯城南十里，閉門守陴。後主原是還一些不知道呢。那時後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，機事委陳喬。張洎又以徐元瑀、刁衍爲內殿傳詔。但當時所有驚奏，元瑀等輒屏不報聞。直至後主有一日登城，見宋師列柵於外，旌旗遍野，方大懼，知爲近臣所蔽，遂殺皇甫繼勳。後主卽以書招南都留守劉克貞，代鎮湖口，克貞以病留，不能行。因又招鎮南節度使 朱令贊，令贊乃率勝兵十五萬赴難，旌旗戰艦甚盛。又編木爲棧，長百餘丈。大艦容千人，令贊所乘的尤大，擁甲士，建大將旗鼓。將斷采石浮梁。至皖口，與宋師相遇，卽傾火油焚燒，適爲北風，反焰自焚，軍遂大潰。令贊及戰權都虞侯王暉，皆被執去。

這樣外援既絕，金陵益危。宋師百道攻城，晝夜不休。城中斗米萬錢，人病而死的，互相枕藉。後主

迫不得已，乃又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，至宋求緩兵以守祭祀，太祖皆不能允。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有下段的記載：

太祖之出師南征也，煜遣徐鉉朝於京師。鉉居江南，以名臣自負，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。及其將見也，大臣亦先入言鉉博學有辯材，宜有以待之。太祖笑曰：「第去，非爾所知也。」明日，鉉朝於廷，仰而言曰：「李煜無罪，陛下師出無名。」太祖徐召之升，使畢其說。鉉曰：「煜以小事大，如子事父，未有過失，奈何見伐？」其說累數百言。太祖曰：「爾謂父子者，爲兩家可乎？」鉉無以對而退。

又資治通鑑云：

逾月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。鉉見太祖反復論辨不已。太祖怒曰：「不須多言，江南亦有何罪，但天下一家，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邪？」

就在那一年（乙亥歲，該是宋太祖開寶八年即九七五年）冬十一月乙未，金陵城陷，將軍馬彥、馬承信及弟承俊，帥壯士數百，力戰而死。據說後主在圍城時，尤作長短句臨江仙一闕（詞見後）未就而城已破。